

# 《青霜剑》

## 主要角色

申雪贞：旦  
方世一：丑  
姚妈妈：丑旦  
刘氏：旦  
董昌：小生  
知县：丑

## 情节

宋代秀才董昌妻子申雪贞，被豪绅方世一所觊觎，方世一假意和董昌结交，又暗中买通大盗“攀倒天”诬陷董昌入狱，县官昏聩，竟将董昌处斩。方世一又使媒婆劝说申雪贞改嫁。申雪贞看破奸谋，假意应允，将孤儿托交表姐，暗携家传青霜剑，含悲出嫁。在洞房中用酒灌醉方世一，连同媒婆一并杀死，割了仇人头颅，到董昌坟前哭祭，毅然自刎。

## 注释

《青霜剑》一剧，取材于小说《石头点》的《侯官县烈女殉夫》。这个剧本是程砚秋同志在1924年编演的。

## 根据《程砚秋演出剧本选集》整理

### 【第一场】

(董昌上。)

董昌 (引子) 黄卷青灯，盼时来，步上青云。  
(念) 十载寒窗午夜勤，伯牙尚未遇知音。闺中有妇多贤慧，膝下佳儿慰寸心。  
(白) 小生董昌，乃福建侯官县人氏。不幸母亲早亡，爹爹相继下世，只有继母徐氏在堂，娶妻申氏，甚是贤慧，生下一子，名唤端儿，年方四岁，倒也聪明伶俐，看今日天气晴和，意欲带领孩儿，出城游玩一番，不免说与娘子，照料门户。啊娘子哪里？

(申雪贞携端儿同上。)

申雪贞 (引子) 夫婿多才，两同心，琴瑟和谐。  
(白) 啊，相公。  
董昌 (白) 娘子，请坐！  
端儿 (白) 参见爹爹。  
董昌 (白) 罢了！  
申雪贞 (白) 唤我出来何事？  
董昌 (白) 看今日天气甚好，有意带领端儿，出城游玩一番。  
申雪贞 (白) 相公要带领孩儿，出城游玩，也无妨事；但须禀知母亲，早去早回。  
董昌 (白) 我去去就回，何必禀知母亲知道哇。  
申雪贞 (白) 恐怕婆婆又要生气呀！既然如此——  
端儿 (白) 端儿，随你父出城游玩，要听你父教训，不可顽皮。  
董昌 (西皮摇板) 手领孩儿出门庭。  
城外郊游畅胸襟。

(董昌领端儿同下。)

申雪贞 (西皮摇板) 一见姣儿出了门，  
好教为娘挂在心。  
且喜路程不算远，  
莫等斜阳快回程。

(徐氏上。)

徐氏 (西皮摇板) 青春白日闲中过，  
未到中年已丧夫。

申雪贞 (白) 啊婆婆！

徐氏 (白) 罢啦！哟，你丈夫和端儿往哪儿去啦？

申雪贞 (白) 出去游玩去了哇！

徐氏 (白) 他出去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呀。

申雪贞 (白) 我也曾言道：须要禀知婆婆知道。他说去去即回，不必要禀知母亲。

徐氏 (白) 哼！我知道，你们呀都瞧不起我。本来是吗，我这时候，还过着你们的日子哪么！

申雪贞 (白) 媳妇不敢！

徐氏 (白) 什么不敢？明明是瞧不起我呀！还不给我打茶去！

申雪贞 (白) 是！

(申雪贞下。姚妈妈上。)

姚妈妈 (念) 无事串门来，行动三分财。  
(白) 我姚氏。买卖珠花是我应名的营生，说媒拉纤，倒是我正经的生意。我有一个干妹子，是董秀才的后娘，这几天我净闹病啦。也没工夫到她那儿去，今儿见点好，不免看望看望她去。说着，说着来到了。我说老妹子！

(姚妈妈入门。)

徐氏 (白) 哟，谁呀？

姚妈妈 (白) 在房吗？

徐氏 (白) 姐姐您来啦！

姚妈妈 (白) 老妹子。

(姚妈妈坐。)

徐氏 (白) 坐吧，坐吧。哟，你怎么老没到我这儿，今儿个是哪阵风把您给刮了来呀！

姚妈妈 (白) 哟，还把我给刮了来哪，您还提那！这几天我净闹病啦。闹脚气闹了有一个月啦。今儿个见点好，我到这儿看看你。

徐氏 (白) 是呀，多谢您惦记着我，昨儿干嘛还送红鸡子来呀？

姚妈妈 (白) 是吗，昨天是我孙子洗三，我给你送了几个红鸡子来，让你瞧瞧也喜欢喜欢呀。

徐氏 (白) 哟，还是你，又是儿子，又是孙子！您够多么大造化呀！我呀可真比不了。

姚妈妈 (白) 你别说啦，别说啦，我哪儿比的了你呀！你有现成的儿子，又是大秀才；将来作了官，你不就是太夫人了吗？

徐氏 (白) 别提了，儿子也不是我亲生养的，我也做不了人家的主呀，我这会儿还得听人家的哪。我这会呀，就怨我们老头子死的早，没人给我做主；一想起来，我就难受。

(徐氏哭。)

姚妈妈 (白) 哎呀，哎呀，我说老妹子，你瞧瞧，你瞧瞧！你这是怎么啦——我轻易不来，来了你就哭天抹泪的！别哭啦，往开里想得啦！别哭啦！咱们姐俩说会话啦。

(徐氏哭，申雪贞暗上。)

申雪贞 (白) 婆婆，婆婆为何啼哭呀？

徐氏 (白) 躲开这儿，不用理我！

(姚妈妈见申雪贞，惊。)

姚妈妈 (白) 哟，您瞧大娘子长的多好看呀，我来了几回，都没顾得细看；今日我才瞧清楚了，可真是长的好，这要多做几件好衣裳，打点首饰，再一打扮，那不是一朵鲜花吗？

(董昌领端儿同上。)

董昌 (西皮摇板) 手领端儿回家转，  
母亲台前问安宁。

(董昌入门，见状，惊。)

董昌 (白) 娘子，母亲为何事啼哭哇？

申雪贞 (白) 我也不知。适才这位妈妈到来，说话之间，婆婆就啼哭起来了！

(董昌怒。)

董昌 (白) 哇! 我家乃书香门第, 不准三姑六婆进门, 你怎敢前来挑拨是非, 是何道理?  
姚妈妈 (白) 得了吧你! 我好心好意瞧你母亲来啦, 谁挑拨是非来啦, 你还是念书的哪?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呀?  
董昌 (白) 哼! 哪个与你讲话?  
母亲请至后面。  
岂有此理!

(董昌、申雪贞扶徐氏同下。)

姚妈妈 (白) 喝, 我说骂完了人, 你就进去! 这就算完啦? 好哇! 搁着你的, 放着我的, 咱们俩人走着瞧。我要是惹不了你呀, 我算不了好老婆尖; 你接着我的吧! 你!  
(姚妈妈下。)

### 【第二场】

(方世一上。)

方世一 (白) 啊哈!  
(念) 百万家私财源广, 一心就爱美姣娘。  
(白) 在下方世一。家中豪富, 有的是金钱, 上至官长, 下交土豪恶霸, 走私漏税, 我无所不为, 我这一生一世就爱美貌姣娘, 前者我托姚妈妈给我访查一个美貌女子, 这两天也没见她来, 这么办, 今天没什么事, 上大街溜达溜达, 倘或要是有那大姑娘俊俏的女子呀, 若教我看见, 就难讨公道。

(方世一行。姚妈妈上, 与方世一相遇。)

姚妈妈 (白) 这不是大官人吗, 我说大官人!  
方世一 (白) 闹了半天你不是姚妈……  
姚妈妈 (白) 可不是我吗。大官人您好哇。  
方世一 (白) 我好, 你哪儿去?  
姚妈妈 (白) 我正找您哪!  
方世一 (白) 你找我?  
姚妈妈 (白) 对啦。  
方世一 (白) 我说你要不碰见我, 还找我吗?  
姚妈妈 (白) 我不找您, 我找谁呀?  
方世一 (白) 真个的! 我托你给我找一个女子怎么样啦?  
姚妈妈 (白) 啊, 您托我那事呀, 还真有一个!  
方世一 (白) 在哪儿哪?  
姚妈妈 (白) 在哪儿! 这儿我不能说呀, 找个清静地方呀。  
方世一 (白) 在街上不能谈哪?  
姚妈妈 (白) 在这儿多乱哪。  
方世一 (白) 好, 找个僻静之处, 咱们俩人谈一谈。走!

(方世一、姚妈妈同走圆场。)

姚妈妈 (白) 这是哪儿?  
方世一 (白) 这是庙。  
姚妈妈 (白) 咱们怎么跑到庙里头来啦?  
方世一 (白) 神仙不管这个事儿。  
姚妈妈 (白) 现在有个绝色女子, 长的别提多好看啦! 这么办, 你猜猜是谁吧?  
方世一 (白) 我不猜。  
姚妈妈 (白) 不猜? 干脆我告诉你吧! 就是董昌、董秀才的媳妇。  
方世一 (白) 说了半天是董昌、董秀才的媳妇。  
姚妈妈 (白) 对啦!  
方世一 (白) 你想啊! 他是个秀才, 他的媳妇能到我手不能啊?  
姚妈妈 (白) 不要紧啊, 您听我跟您说呀! 这个董昌有个后娘, 是我干妹子, 今儿个我上那儿去看望去啦, 这个穷酸说我挑唆他母子不和啦, 抡圆了给我一个大嘴巴, 您看, 脸都给打肿啦。  
方世一 (白) 这边再来一下就称起来啦。  
姚妈妈 (白) 干脆这么办得啦, 您想个主意, 把这个穷酸害死了, 我也出了气了; 慢慢劝说

他媳妇，何愁不归你呢？  
 方世一（白）闹了半天，你没有为我，为的是你呀！  
 姚妈妈（白）怎么为的是我呀？  
 方世一（白）不是给你出气吗？  
 姚妈妈（白）给我也出了气啦。人也归了你啦，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方世一（白）好，得想个主意。  
 姚妈妈（白）对啦，有主意没有哇？  
 方世一（白）太有啦，咱们是辈辈传哪。明天我就找他去，拜访于他，我就说你是我的姨娘不就得了吗！我给他赔个礼，借着这个机会，我就跟他交朋友，我去，你也去，你去我也去，去来去去，他媳妇不就归我了！  
 姚妈妈（白）您这主意倒不错！  
 方世一（白）就这么办啦！  
 姚妈妈（白）就这么办啦，我走啦。  
 方世一（白）别走哇，咱们谈一谈啊！  
 姚妈妈（白）这庙里清静的一个人没有，我跟你谈什么呀？  
 方世一（白）你上哪儿去？  
 姚妈妈（白）我家去。  
 方世一（白）咱俩一块走。  
 姚妈妈（白）你不用一块走。  
 （姚妈妈、方世一自两边分下。）

## 【第三场】

（董昌上，书童暗上。）

董昌（西皮摇板）适才闲游到城东，  
 夕阳西下转家中。

（二家丁携礼物、担酒坛引方世一同上。）

方世一（念）大摇又大摆，来访董秀才。  
 （白）到啦，我说门上有人吗？  
 书童（白）干什么的？  
 方世一（白）方世一拜访你家秀才。  
 书童（白）侯着。

（书童接帖。）

书童（白）启禀相公：方世一前来拜访。  
 董昌（白）待我看来。

（董昌看礼单。）

董昌（白）“方世一”——与他素不相识。  
 就说我不在家中。

书童（白）是啦。  
 我们相公说啦：他不在家。

方世一（白）哎，他说啦他不在家？你真能起哄！

（方世一入门。）

方世一（白）原来是董兄！  
 董昌（白）原来是方兄！请坐。方兄驾到寒舍，有何见教？  
 方世一（白）久闻大名，特地前来拜访。

董昌（白）不敢。  
 方世一（白）有一姚妈妈得罪了相公，那不是外人，是我的姨娘，冲着我啦，我这里给您赔罪啦！

董昌（白）愚弟不知姚妈妈乃是令亲，多有冲撞，当面赔礼。  
 方世一（白）岂敢，岂敢！久闻大名，小弟要与董兄亲近亲近。抬上来。些许薄礼，还望收下。

（二家丁同搭礼。）

董昌（白）小弟焉敢收此厚礼呀！

方世一 (白) 您要这么一来, 不惦记跟我交朋友是怎么着!

董昌 (白) 小弟断断不敢收下!

方世一 (白) 别价, 那我多僵的慌呀!

董昌 (白) 愧领了。

(董昌收礼。二家丁同下。)

方世一 (白) 对啦, 这才痛快嘛! 从今以后我们多亲多近; 有不对的地方, 您还得教训我哪!

董昌 (白) 忒谦了。

方世一 (白) 不早了, 今天告辞, 明天再访。

董昌 (白) 仁兄慢走。

方世一 (白) 请留步。

(方世一下。)

董昌 (白) 哎呀, 想方世一原来是个豪爽之人, 倒也算得是好朋友。我将此事说与娘子便了。

(董昌下。)

## 【第四场】

(攀倒天穿囚服上, 解差同上。)

攀倒天 (念) 运至神龙入海岛, 时衰猛虎落平郊。

(白) 俺, 攀倒天。在这海洋住了多年, 打劫行商客旅, 不想被官兵拿住。俺有一好友名叫方世一, 也曾托人求他设法搭救于我。是他言道: 有一家仇人乃是秀才, 名叫董昌, 将他攀扯在内, 也好搭救我的性命。少时太爷升堂, 我自有道理。

(四衙役、书吏、知县同上。)

知县 (念) 威风凛凛坐大堂, 衙役三班列两旁。

(白) 身为国家知县, 每天上堂问案; 有人到此来喊冤, 有钱无理事好办。

本县长乐县正堂, 姓胡, 名叫胡来。自我到任以来, 此地的黎民百姓, 都很顺从, 我落的是两袖清风, 暗中金子银子藏在我的箱子之中。这都不谈, 只因此地有一海盜名叫攀倒天, 搅的地面不安。现在派人已然将他获住, 解往县里审问。

左右!

四衙役 (同白) 有。

知县 (白) 攀倒天解来了没有?

四衙役 (同白) 解来了。

知县 (白) 带上堂来!

(解差押攀倒天同上。)

攀倒天 (白) 攀倒天参见太爷。

知县 (白) 抬起头来! ——得了吧, 我的乖乖, 长的怎这么凶恶呀! 你叫攀倒天呀!

攀倒天 (白) 正是。

知县 (白) 攀倒天, 你在海上天天劫夺客商, 今天被我逮住了! 快快招认, 免得你皮肉受苦; 省得老爷着急。

攀倒天 (白) 启禀老爷: 小人在海上打抢, 内中尚为首之人。

知县 (白) 怎么着? 还有主使之入? 姓什名谁?

攀倒天 (白) 乃是个秀才, 名叫董昌。

知县 (白) 是个秀才, 名叫董昌? 你不要胡说八道; 秀才是读书之人, 焉能与你勾结?

攀倒天 (白) 小人在海洋打抢, 皆听他的命令; 他坐地分赃, 岂不是主使之入?

知县 (白) 他是坐地分赃, 坐把子! 哎呀, 好厉害的秀才呀! 他住在什么地方?

攀倒天 (白) 就在福州城居住。

知县 (白) 福州城居住?

攀倒天 (白) 正是。

知县 (白) 来呀, 把他带下去。

解差 (白) 是。

(解差押攀倒天同下。)

知县 (白) 来呀!

四衙役 (同白) 有。  
 知县 (白) 去到福州，将董昌拿来归案。退堂！  
 (知县下。四衙役、书吏同下。)

## 【第五场】

(方世一上。)  
 方世一 (念) 人得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光。  
 (白) 我有个朋友名叫攀倒天，是个江洋大盗，我买动了他，把董昌咬在其内，可巧太爷真传他到案啦。我又在半路上买动了公差，把他一家大小，全带出来，我在三岔路口等待；前几次虽然看见过秀才的女人，可是没机会细看，今儿我得细看看！哟喝，说话之间，他们来啦。  
 (方世一走圆场。公差押董昌、徐氏、申雪贞带锁同上。)  
 董昌 (念) 闭门家中坐，  
 申雪贞 (念) 祸从天上来。  
 (申雪贞哭。)  
 徐氏 (白) 瞧瞧！都是你不听我的话！如今作了犯法的事情，连我都得在街上抛头露面的，我够多么冤哪！  
 方世一 (白) 闹了半天，是董兄啊！  
 董昌 (白) 方兄你要救我一救！  
 方世一 (白) 别着急！我说董兄啊，你这是怎么啦？  
 董昌 (白) 小弟正在家中，来了一伙差人，捉拿小弟全家；不知为了何事？  
 方世一 (白) 是呀，真是想不到啊！  
 (方世一见申雪贞、徐氏。)  
 方世一 (白) 这是伯母吧？  
 董昌 (白) 正是家母！  
 方世一 (白) 参见伯母。  
 董兄，这是嫂夫人吧？  
 董昌 (白) 正是拙荆！  
 方世一 (白) 嫂子。  
 (方世一向公差。)  
 方世一 (白) 过来，过来，他们犯的是什么案子？  
 公差 (白) 我们也不知道啊！  
 方世一 (白) 听我告诉你说：一人犯法，一人承担，怎么把他一家子都带了来啦？先放他们回去，太爷哪时传，教他们哪时到，都有我哪。  
 公差 (白) 不行，这是官事。  
 方世一 (白) 官事？来买包茶叶喝，怎么样。  
 (方世一付钱。)  
 公差 (白) 可是这么着！太爷哪时传，可得哪时到啊！  
 方世一 (白) 都有我一人承担。  
 哎呀董兄啊，你放心吧。家中之事，都有小弟我哪。我给打点官司也就是了。  
 董昌 (白) 搭救于我才好哇。  
 方世一 (白) 是啦。  
 带着走吧。你放心得啦。  
 公差 (白) 走吧，走。  
 (公差、董昌同下。)  
 方世一 (白) 伯母，您还不回去吗？  
 徐氏 (白) 全仗大官人啦。  
 端儿咱们回去吧。  
 申雪贞 (白) 有劳方大官人，日后待我登门叩谢。  
 方世一 (白) 嫂子，这没有什么，我们哥俩莫逆之交，我给他打点官司也就是啦。您就家去得啦！您往开里想得啦。  
 (申雪贞、徐氏同下。)

方世一 (白) 嘿，这下可瞧清楚了！可真漂亮啊！哎呀，多咱他媳妇到了我手里头，也是我祖上的阴功，父母的德行。

(方世一下。)

【第六场】

(四衙役、知县同上。)

知县 (念) 稳坐大堂上，审问贼董昌。

(公差上。)

公差 (白) 董昌拿到。

知县 (白) 带上堂来。

公差 (白) 是。

(董昌上。)

董昌 (白) 参见大人。

知县 (白) 松刑。

你叫董昌呵？

董昌 (白) 正是。

知县 (白) 我说董昌，你身为朝廷的秀才，乃读书之人，为什么跟海盗来往？还不从实招来。

董昌 (白) 启禀大人：小人乃是知书达礼之人，未曾做过强盗，望大人细察。

知县 (白) 噢，你说没有啊，我给你个对证。来呀！

衙役 (同白) 有。

知县 (白) 带攀倒天。

(攀倒天上。)

攀倒天 (白) 参加太爷。

知县 (白) 攀倒天！

攀倒天 (白) 是。

知县 (白) 董昌我已然拿到，前去跟他对词。

攀倒天 (白) 董先生在哪里？董先生……

啊董先生，我在海洋打抢，俱都是你的主谋，俺今被官兵拿获，你也忒以的舒服了吧！

董昌 (白) 我与你夙不相识，你不要攀扯好人哪！

攀倒天 (白) 啊董相公，如今不要这样讲话，我们打抢，你坐地分赃；你把这罪名推到我一人身上可不成啊！

董昌 (白) 哎呀，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连累好人遭祸殃！

知县 (白) 哎，你得啦！他怎么不攀扯别人，单单地攀扯你呀，到底是有招无招？

董昌 (白) 无有什么招的呀！

知县 (白) 不给你点厉害，谅你也不招。

来呀！

衙役 (同白) 有。

知县 (白) 把攀倒天他带下去。——把他的功名革掉，有招无招？

董昌 (白) 无有什么招的。

知县 (白) 来！

衙役 (同白) 有。

知县 (白) 夹起来！

董昌 (西皮散板) 平白大祸从天降，

咬定牙关不承当。

知县 (白) 有招无招？

董昌 (白) 实实难招！

知县 (白) 收！有招无招？

董昌 (白) 受刑不过，我情愿招认。

知县 (白) 松刑。

把他钉肘收监，带了下去。

(知县下，众人同下。)

公差 (白) 是啦。走啊！  
(公差押董昌同走圆场。禁卒上，收监，董昌下。方世一上。)

方世一 (白) 来在监门。  
我说禁大哥。

禁卒 (白) 啊，坐监的吗？

方世一 (白) 我是探监的。

禁卒 (白) 探监的！探谁呀？

方世一 (白) 探董昌啊。

禁卒 (白) 董昌啊！

方世一 (白) 啊！

禁卒 (白) 好办，拿来。

方世一 (白) 给你。  
(方世一付银。)

禁卒 (白) 这不结啦！  
(禁卒开监门。)

方世一 (白) 董兄啊，董兄！  
(董昌上。)

董昌 (白) 方兄啊！

方世一 (白) 我不知兄长遭此不白冤枉！

董昌 (白) 小弟不知是哪一个坏种，将我害到这步田地！你要搭救我才是啊！

方世一 (白) 是呀，我一定想主意维持维持，多花俩钱，再给县太爷弄俩钱，你的官司就算完啦！你就在这儿望安吧！家中之事都有我，我常去看伯母与嫂夫人也就是啦！

董昌 (白) 托付仁兄了！

方世一 (白) 尽其朋友之道，对不对呀？

董昌 (白) 家中老母、妻子、孩儿！还要仁兄多多的费心吧！

方世一 (白) 全交给我啦。您在这儿望安吧，一半天我再来看望您。

董昌 (白) 常来看我啊！

方世一 (白) 我有工夫我就来，您也别难受。  
(方世一出监。)

董昌 (白) 真乃好朋友！  
(董昌下。)

方世一 (白) 恨不得你这会死了才合适呢。  
(方世一下。)

## 【第七场】

(四衙役、知县同上。)

知县 (白) 攀倒天、董昌，绑了上来！  
(四军士押攀倒天、董昌同上。)

知县 (白) 开刀。  
(四军士押攀倒天、董昌同下，四军士同上报斩。)

知县 (白) 左右，带马，回报上司去者。  
(知县下。众人同下。)

## 【第八场】

(场上设白帐、灵牌。【哭皇天】。书童上，打扫。)

书童 (白) 有请大娘子。  
(申雪贞白衣裙、携端儿带孝哭上，拈香，拜。)

端儿 (白) 爸爸呀！  
(端儿哭。)

申雪贞 (白) 相公啊，想你乃是知礼守法之人，为何遭此横祸？莫非是交友不慎，惹此飞灾！

为妻虽是女流之辈，定要访查明白，替你报仇雪恨。  
书童，你外面歇息去吧！  
书童（白）是了。

书童（白）（书童下。）

申雪贞（白）董郎啊，为妻立志与你报仇，求你阴灵默佑。为妻有青霜剑一口，乃是我父交付与我，作为防身之用；今日在你的灵前，立下一誓；我申雪贞若不能访出仇人，将他杀死在青霜剑下，枉为人也！

（申雪贞取剑。）

申雪贞（白）青霜剑哪，青霜剑！你若是不能刺杀仇人，就算不得希奇之物；我申雪贞若不能替夫报仇，也对不起这青霜宝剑了！  
相公啊，你的阴灵不远，为妻有几言言语，你且听了！  
（反二黄慢板）家门不幸遭奇变，  
手挽孤儿跪灵前。  
夫郎阴灵当不远，  
为妻定要雪沉冤。  
石烂海枯心不转，  
青霜宝剑是家传；  
天涯海角来寻遍，  
不杀仇人心不甘。  
与夫郎地下重相见，  
仇人首级血红鲜。  
今日灵堂来祭奠，  
并无别语对君言。

（徐氏上。）

徐氏（二黄摇板）我儿无端丧了命，  
怎不叫人痛伤情！

（姚妈妈上。）

姚妈妈（念）打了几张纸，假意祭仇人。  
（姚妈妈入门。）

姚妈妈（白）我的董相公呀！  
（姚妈妈假哭。方世一上。）

姚妈妈（白）大官人来啦，快着有请。  
方世一（念）假意来吊孝，会会女多姣。  
（白）啊董兄呀！  
（方世一假哭。）

姚妈妈（白）大官人别哭啦，哭两声就得啦。  
方世一（白）姨娘也在这儿哪！  
姚妈妈（白）我在这儿哪。  
方世一（白）真想不到我哥哥死啦，我们哥俩还没好够哪。嫂子，您望安吧，不必着急，人已经死啦，也就活不了啦！家中短什么您只管说话，兄弟我全给您预备全了；什么用钱哪，做个衣裳啊，没关系。

姚妈妈（白）对啦。你得尽其朋友之道哇！  
方世一（白）那是义不容辞呀！  
姚妈妈（白）对啦，义不容辞。  
方世一（白）咳，我心里真难受！  
姚妈妈（白）瞧瞧这朋友交情！  
申雪贞（白）多谢方大官人，容我登门叩谢。  
方世一（白）嫂子，往后您跟我不用客气，短什么您尽管说，我就给您拿来。有的是钱，不花那怎么着？以后我再看望您来，时常我没事我上哪去呢？我就来看望嫂子跟伯母。

姚妈妈（白）大官人，天不早啦，你该走啦。  
方世一（白）是啊，我也该走啦！姚妈妈您多劝劝我嫂子，别太伤心啦。  
（方世一下。）

姚妈妈 (白) 我说大娘子别太伤心了，保重身体要紧。哟！天不早啦，我也走啦，我明儿再来。  
行，有点意思。  
(姚妈妈下。申雪贞哭下，徐氏随下。)

## 【第九场】

(刘氏上。)  
刘氏 (西皮原板) 都只为董秀才冤枉丧命，  
又怜我贤表妹孤苦伶仃！  
叹人生真个是福祸无定，  
霎时间临大难死不分明。  
(白) 奴家刘氏蕴英，只因表妹申雪贞的丈夫——董秀才身遭横祸，问了斩刑；可怜我表妹孤苦伶仃，无人照管，因此我来到她家，常用言语解劝于她。她总是哭哭啼啼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我不免把她请出来，跟她谈谈心，与她解解闷吧。  
妹妹哪里？  
(申雪贞换素服携端儿同上。)  
申雪贞 (念) 空堂月落无人影，手挽孤儿自入房。  
刘氏 (白) 妹妹，请坐吧。  
申雪贞 (白) 唤我何事？  
(申雪贞坐。)  
刘氏 (白) 妹妹，我想妹丈虽然死去，你瞧留下端儿倒也聪明伶俐，你就该打起精神，把他教养成人；一定能够继续书香门第、增光耀祖的。不管什么事情，要自己宽心才是呀！  
申雪贞 (白) 想你妹丈遭此横祸，身受斩刑，冤沉海底；那仇人尚未访查出来，这小小孩童，将来有无出头之日，也就打算不到的了！  
刘氏 (白) 虽然妹丈遭此冤枉，那仇人是无从访查出来的！再一说呢，你是女流之辈，到哪里去访查呢？倒不如安心教导孩儿，等他长大成人，再给他父亲报仇，也还不晚呀！  
申雪贞 (白) 将来之事，也是无从定准的了！  
刘氏 (白) 还是自己往开里想才是呀。  
(姚妈妈上。)  
姚妈妈 (念) 花言巧语来劝诱，要把鱼儿上钓钩。  
(白) 来到啦。成不成，可就在今儿个啦！  
我说大娘在房吗？刘姑奶奶也在这里哪。  
申雪贞、  
刘氏 (同白) 姚妈妈请坐！  
(姚妈妈坐。)  
姚妈妈 (白) 我说大娘，我早就说看您来，一天净穷忙哪！一点工夫也没有！今儿有点闲工夫，我到这儿看看您，还好，有刘姑奶奶陪您做伴，那好极啦。  
申雪贞 (白) 她家中有事，她也是不能在此久住的！  
刘氏 (白) 是呀，我家中有事，也是不能老在这住着，我也要回去啦。  
姚妈妈 (白) 是呀，过几天您要走了，大娘这儿可更冷冷清清的啦！  
申雪贞 (白) 我们寡妇人家，是应该清冷的。  
姚妈妈 (白) 哟，还应该清冷的！你想想：您年纪青青的，家事又单薄，往后您的日子可怎么办哪？  
申雪贞 (白) 也只好安命就是。  
刘氏 (白) 自己的命不好，怎么办哪。  
姚妈妈 (白) 哎呀，您还说什么安命不安命！想想您的婆婆又不是亲的；这天长日久，没有个马勺不碰锅沿的。教我想啊，您还是想个长久之计吧。  
(申雪贞渐听出语气不对，沉吟。)  
申雪贞 (白) 这也是无法可想的。

刘氏 (白) 怎么想啊?

姚妈妈 (白) 嘿, 年青青的, 要个主意, 那不是多着哪吗!

(申雪贞试探。)

申雪贞 (白) 妈妈你有何主意呀?

刘氏 (白) 是呀, 你有什么主意? 说出来我们听听。

姚妈妈 (白) 我说给你听听吧: 这档子事呀, 我已然跟你婆婆说过好几次啦; 您婆婆已然愿意了。你要是乐意的话, 一来在你婆婆跟前尽了孝啦, 二来也顺了她的心啦; 再者你终身也就有了靠了。这档子事情, 是最好不过啦。

(申雪贞更试探。)

申雪贞 (白) 你讲何妨呢? 到底是何事呀?

刘氏 (白) 什么事呀?

姚妈妈 (白) 哎呀, 大娘我跟你说吧: 此地有个大财主, 在城里头不属第一, 也属第二, 托我给说个才貌双全的娘子; 我就想起大娘子你来啦! 你要嫁了这个财主, 受用一世, 以后就不用发愁啦! 这件事, 是再好也没有的啦。

(申雪贞渐窥破其意, 沉脸, 沉思, 点头, 向端儿。)

申雪贞 (白) 端儿, 往前边玩耍去吧!

端儿 (白) 我玩去啦。

(端儿下。)

申雪贞 (白) 妈妈所说的话, 诚然不错; 但是相公去世未久, 便去改嫁他人, 我的心中何忍? 再过二三年后, 再作打算, 也还不迟!

姚妈妈 (白) 这二三年, 好不长远哪! 你看你这冰清水冷的日子, 以后怎么过下去啊! 你还是拿个准主意才好。

申雪贞 (白) 啊妈妈, 你说的到底是哪一家呀?

姚妈妈 (白) 我说的可不是外人, 就是我那外甥方世一! 人您也看见过。

(申雪贞变色不语。)

姚妈妈 (白) 他的那位娘子, 死了二年多了, 托我给他说明一个才貌双全的娘子; 你想: 这才貌双全的女子, 除了大娘您, 再没有那么合适的啦! 教我看哪, 干脆您答应了得啦。

申雪贞 (白) 啊妈妈, 我想方大官人是个财主, 哪怕没有名门闺秀, 与他作配; 为何单要我这二婚之人? 这恐怕使不得的!

姚妈妈 (白) 您哪儿知道? 那方大官人想念您的花容月貌, 不是一天半天的啦。您还说什么二婚不二婚呀?

申雪贞 (白) 这个——

(申雪贞醒悟。)

申雪贞 (白) 此事我自己不好做主, 须要听我婆婆吩咐。

姚妈妈 (白) 哟。您婆婆早已乐意啦。

(徐氏上。)

徐氏 (白) 哟, 姚嫂子还没有走哪?

姚妈妈 (白) 老妹子来啦!

徐氏 (白) 坐着坐着。

申雪贞 (白) 婆婆。

徐氏 (白) 罢啦, 罢啦! 你们这儿说什么哪?

姚妈妈 (白) 老妹子不知道: 我正跟她说这档子事情哪。她说没人给她做主! 老妹子, 你得给她拿个主意呀。

徐氏 (白) 我说老姐姐, 你不早就跟我说过了吗? 不过我是个后婆婆, 也不好拿她的主意。她自己要答应了, 那是再好没有啦。

姚妈妈 (白) 是呀, 是呀。

徐氏 (白) 还有一节, 我的孙儿端儿呀, 她得给我带过去。

姚妈妈 (白) 那当然要带过去呀。

申雪贞 (白) 孙儿之事, 不劳婆婆费心。婆婆既然乐意此事, 且去歇息去吧。媳妇还有话对姚妈妈细讲!

徐氏 (白) 你有什么话, 只管对姚妈妈说吧, 姚妈妈不是外人, 我去歇着去啦——媳妇, 这件事情你就答应了吧; 方大官人待咱们多好呀! 又帮补钱, 又帮补人力, 我

呀，真感激不过的！你呀，就答应了得啦，别那么三心二意的啦。你听见没有？我歇着去啦。——我说媳妇你就答应了得啦！你要答应，也有了依靠，我也就放了心啦！我告诉你：自从你丈夫入土，姚妈妈就跟我提，那时候你想我怎么好跟你说呀？得啦，这件事情，你就答应了吧！

申雪贞（白）

她也对你讲过？

徐氏（白）

对啦，她早对我说过，你就答应得啦。我歇着去啦。

（徐氏下。）

申雪贞（白）

她、她、她早已讲过！我已明白了！

（申雪贞假意。）

申雪贞（白）

姚妈妈，我是二婚之人，没有父母做主，当面说定，姚妈妈你不要见笑呀。

姚妈妈（白）

哟，得啦，得啦，谁笑话谁呀！

申雪贞（白）

我想方家无有公婆在堂，过门之后，家中大小之事，要归我一人掌管——

（刘氏不欲听下去。）

刘氏（白）

我要走啦。

申雪贞（白）

我还有话对你讲呢。

姚妈妈（白）

刘姑奶奶你就再坐一会儿吧。

申雪贞（白）

姚妈妈，到了方家，大小奴婢，俱要听我一人分派。

姚妈妈（白）

哟，这么一说，您愿意啦！那敢情好啦！您过门就是当家的大奶奶啦。真个的，您还有什么事情，想周到一点。

申雪贞（白）

还有一事：明日要到先夫坟前祭奠一番，回来免去孝服。还有方家的前门后户我是不曾见过；烦劳妈妈带我看上一回，也就放心了！

（刘氏听至此愈加鄙薄。）

姚妈妈（白）

瞧瞧您，多仔细呀！要不这么办得啦：明天早晨我上您这儿来，我同您一块去上坟，去的时候走方家的门，回来绕他后门回来，您也瞧瞧方家的院子，您瞧好不好哇？

申雪贞（白）

好哇，多谢妈妈。

姚妈妈（白）

那么我就走啦。

申雪贞（白）

恕不远送。

姚妈妈（白）

您坐着。

（姚妈妈出门。）

姚妈妈（白）

得，成了！我给方大官人送个喜信去。

（姚妈妈下。）

刘氏（白）

我也走啦！

申雪贞（白）

方来不久，多住几日才好哇！

刘氏（白）

你要改嫁，过你的好日子；我在这里作什么呀！

申雪贞（白）

姐姐，当初小妹嫁董家的时节，是姐姐你送我上轿的；如今再嫁方家，姐姐也要送我上轿才好啊！

刘氏（白）

当初你嫁董家之时，我是念姐妹之情，送你上轿；如今你再嫁别人，难道你自己不会上轿，还要我来教给你不成吗？

申雪贞（白）

再嫁与初嫁岂不是一样么？

刘氏（白）

哟，你这个人，前后改变得这么快！你丈夫身遭横祸，尸骨未寒，你便要贪图富贵，改嫁别人！你既然不念夫妻的恩义，我跟你还有什么姐妹之情哪？

（申雪贞起立，往外看，关门。）

申雪贞（白）

姐姐，难道你不解我的心事么？

刘氏（白）

有心哪，还做不出没心的事来呢！

申雪贞（白）

难道我真心改嫁不成？

刘氏（白）

你方才说得明明白白，难道还有假的不成？

申雪贞（白）

姐姐呀，你妹丈身遭横祸，小妹我抱恨终天，我岂能做狗彘之事，改嫁他人？适才听姚妈妈言道：那方世一慕我的容貌，废寝忘餐的；一定是那贼子，定下计谋，将我夫君陷害。那姚妈妈，一定是通同一气，陷害我夫。如今他到此求婚，此事可以十分明白了！

刘氏（白）

明白又怎么样呢？

申雪贞（白）

我要将计就计，去到他家，将贼子杀死；那时与我夫报仇，方消我心头之恨也！

刘氏 (白) 哎呀慢着! 那杀夫的仇, 未必是方世一; 若是看错了, 不但害了别人的性命, 你的性命, 也是不保哇!

申雪贞 (白) 我已然看准, 定是这贼子所为; 断无差错。

刘氏 (白) 纵然他是你杀夫的仇人, 你一个软弱女子可拿什么去杀他呢?

申雪贞 (白) 今番替夫报仇, 这青霜剑, 一定可以助我成功。

刘氏 (白) 贤妹如此节烈, 十分可敬! 是我错怪你了。但是端儿年纪幼小, 董郎只有这么一点骨血, 贤妹还是把他抚养成人, 接续书香, 才是正理; 若是放下不管, 教这小孩依靠何人呀!

申雪贞 (白) 端儿么……

刘氏 (白) 是呀, 怎么打算哪?

申雪贞 (白) 小妹早已有了打算了!

刘氏 (白) 有什么打算?

申雪贞 (白) 我想端儿, 年纪幼小, 我娘家无人看护于他; 他的祖母又是晚婆, 定然不肯尽心。小妹知心的人, 只有姐姐一个, 我要将端儿拜在姐姐名下, 以为义子, 替我抚养成人。以后倘有出头之日, 都是姐姐一人所赐; 不但小妹感激终身, 就是先夫在九泉之下, 也是感你的大恩大德的了!

(申雪贞哭。)

刘氏 (白) 这么说, 愚姐我也就不推辞了! 你自管放心前去, 替夫报仇。将来之事, 有我替你一力担承就是了!

申雪贞 (白) 如此感恩不尽。

(申雪贞跪。)

刘氏 (白) 快起来!

申雪贞 (白) 端儿快来。

(端儿上。)

端儿 (白) 来啦, 来啦, 妈叫我做什么呀?

申雪贞 (白) 端儿, 你姑妈十分爱你, 将你拜在她的名下为义子, 快上前拜过干娘吧!

端儿 (白) 干妈在上, 孩儿叩拜!

(端儿拜。刘氏扶起。)

刘氏 (白) 不要多礼!

申雪贞 (白) 你干娘如你亲娘一般, 须要小心尽孝, 你母亲就要与你分别了。

端儿 (白) 妈你要往哪里去呀! 我要跟您去!

申雪贞 (白) 你是去不得的。

端儿 (白) 不成, 我一定要跟您去!

刘氏 (白) 小小孩童, 怎能离开母亲, 贤妹还要三思才是!

申雪贞 (白) 姐姐呀!

(西皮散板) 小妹心中无退转,  
替夫雪恨报仇冤;  
小小姣儿烦照管——

刘氏 (白) 放心吧。

申雪贞 (西皮散板) 望求贤姐赐哀怜!

端儿 (白) 妈。

(申雪贞、刘氏、端儿同下。)

## 【第十场】

(徐氏上。)

徐氏 (西皮摇板) 且喜儿媳重嫁去,  
得来彩礼称心怀。

(白) 我徐氏。儿子董昌, 业已亡故。儿媳申氏, 是她年纪青青的, 家事也很淡薄, 也不好教她守节。多亏姚妈妈为媒, 将她改嫁方家! 今天就要迎娶了。我不免唤她出来安慰安慰。

媳妇, 媳妇哪里?

(申雪贞易吉服上。)

申雪贞 (念) 坚持松柏冰霜节，假做扬花水性人。  
 (白) 参见婆婆。  
 徐氏 (白) 今天是你的好日子，花轿就要到门了，你可收拾好了吗？  
 申雪贞 (白) 媳妇无有什么收拾的。  
 (鼓乐，花轿上。姚妈妈穿礼褂红裙上。)  
 姚妈妈 (白) 等一会。  
 我说老妹妹！  
 徐氏 (白) 老姐姐来了！  
 姚妈妈 (白) 收拾收拾去吧，花轿到门啦。  
 申雪贞 (白) 晓得了。  
 姐姐快来！  
 (刘氏携端儿同上。)  
 刘氏 (白) 妹妹什么事呀？  
 申雪贞 (白) 小妹心中之事，已经对姐姐说明，此刻并无别话言讲，我们就要永别了！我要上轿去了！  
 (刘氏哭。)  
 端儿 (白) 妈，带我去。  
 (申雪贞强笑。)  
 申雪贞 (白) 端儿，待我过两三日再来接你。  
 端儿 (白) 不成，带我去吧。  
 刘氏 (白) 妹妹要小心了。  
 (端儿哭。)  
 端儿 (白) 带我去吧。  
 申雪贞 (哭头) 啊啊啊，端儿呀！  
 端儿 (白) 带我去吧。  
 (奏乐，申雪贞上轿下，众人分下。)

## 【第十一场】

(方世一着吉服披红上。)  
 方世一 (西皮摇板) 今夜晚前后厅灯光明亮，  
 称了我心和愿好做新郎。  
 (方世一笑。姚妈妈上。)  
 姚妈妈 (白) 哟，大爷你真沉得住气！花轿都到门啦！  
 方世一 (白) 花轿都到门啦！好好好，搭上堂来！  
 (【吹打】，姚妈妈搀申雪贞同上，拜堂，众人同下。)

## 【第十二场】

(【吹打】，申雪贞上，入帐坐，姚妈妈上。)  
 姚妈妈 (白) 哟，天挺热的！咱们把盖头揭下去，凉快凉快。  
 申雪贞 (白) 啊，姚妈妈，来到此地，你就是长辈亲戚了！等到明日我就不能叫你姚妈妈了。  
 姚妈妈 (白) 哟，那我可不敢当！那我可不敢当！我说大奶奶，这么办：我把这儿的姨奶奶，都叫出来见见您得啦。  
 申雪贞 (白) 如此也好。  
 (四妾同上。)  
 姚妈妈 (白) 走走，跟我见见新大奶奶去。  
 (四妾同叩拜。)  
 申雪贞 (白) 还礼。  
 姚妈妈 (白) 诸位姨奶奶回房去吧！合府都来拜见新大奶奶呀！  
 (四院公、四家丁同上。)  
 四院公、  
 四家丁 (同白) 叩见新大奶奶。

申雪贞 (白) 吩咐他们：每人赏酒三斤，外厢去饮。

姚妈妈 (白) 大奶奶吩咐：每人赏酒三斤，到外厢痛饮；里面不用你们伺候，都有我啦。

四院公、  
四家丁 (同白) 谢大奶奶。

(四院公、四家丁同下。)

姚妈妈 (白) 大奶奶您瞧：这人家多么好呀，真是深宅大院，里里外外多么排场呀！比董家可强多啦！

申雪贞 (白) 是呀，我生平还不曾见识过呢？趁此无人，你领我去看看可好？

姚妈妈 (白) 对！我陪着您瞧瞧去。

(申雪贞、姚妈妈同出门。)

姚妈妈 (白) 对！我陪您瞧瞧去。

这是佛堂，这是库房，这是厨房，这是茅房；前面是客堂，两旁是厢房；您看看：这还有一个后门哪！

申雪贞 (白) 此处通到哪里啊？

姚妈妈 (白) 您怎么忘了！哪天您上坟回来，不是还从这儿过哪吗？——咳！我又提这个干嘛。

(申雪贞、姚妈妈同回房。方世一醉上。)

姚妈妈 (白) 哟，大官人来了。

您回房去吧——大官人您怎么喝这么多酒呀！

方世一 (白) 今日来了多少亲友？……姨娘，您知道吗？

姚妈妈 (白) 人可是不少哇！

方世一 (白) 一个人一杯就够呛！

姚妈妈 (白) 我说丫头哇；把酒拿来！大奶奶也给您预备酒了。

(二婢女端酒同上。)

姚妈妈 (白) 大爷，我先给您满个盅。

方世一 (白) 哎呀，喝不下去了。

申雪贞 (白) 姚妈妈也请坐下喝一杯吧。

姚妈妈 (白) 不价啦，不价啦，我也要到下边歇着去啦，你们小两口多喝两杯吧。

我说大官人，明天见啊。

方世一 (白) 对！明天见！明天我还要好好谢谢您。

姚妈妈 (白) 这还用谢呀！明儿见，我走啦。

(二婢女同下，姚妈妈反手掩门下。申雪贞起立关门，坐。)

申雪贞 (白) 官人，我请官人饮酒。

方世一 (白) 我说娘子啊，我在外头跟朋友喝了不少啦，可真喝不下啦！

申雪贞 (白) 要与官人痛饮，乃是同偕到老之意，哪有不饮之理呀？

方世一 (白) 同偕到老哇？

申雪贞 (白) 是。

方世一 (白) 同偕到老，那就喝酒。

申雪贞 (白) 我乃寒门之女，不想今日侍奉官人，真乃三生有幸。

(方世一狂喜浑身摆动。)

方世一 (白) 我说娘子呀，我为你可不容易呀，我每天连饭都吃不下去；真是废寝忘餐啦。今日得见娘子金面，我这造化真不小啊！

(申雪贞佯笑。)

申雪贞 (白) 官人乃是富豪之家，哪怕没有名门闺秀来配君子；为何单要我穷秀才之妻呀？

方世一 (白) 不是，我媳妇早就死啦，虽有三房四妾的，我全腻啦！可巧姚妈妈对我说：娘子长的好看。我想长的好看干什么？你是秀才的媳妇，能到我手吗？可巧董秀才他死啦，娘子归了我啦；这真是天缘所赐！所赐天缘！

申雪贞 (白) 我想人世姻缘，都是天公注定。若不是董秀才下世去了，我焉能到此，侍奉官人。

方世一 (白) 话虽如此，虽然天公所赐，要不是我……

申雪贞 (白) 怎么样啊？

方世一 (白) 没什么？

(申雪贞想。)

申雪贞 (白) 朝思暮念，我是十分感激！饮净了才是啊。  
 (申雪贞进酒。方世一饮酒。)

方世一 (白) 我说娘子啊，饮不下了！你这是教我死不成吗。  
 申雪贞 (白) 大喜之日，说此不吉之言！你说此言，要罚你一杯。  
 方世一 (白) 大喜的日子，干嘛呀……哪有说死的！  
 申雪贞 (白) 是呀。要罚你一杯！  
 (方世一饮酒。)

方世一 (白) 我喝多啦。  
 申雪贞 (白) 官人，今日我二人成其美事，多亏了两个人，我心中实实感激他们。  
 方世一 (白) 是哪两个呀？  
 申雪贞 (白) 一个强盗攀倒天，若不是他攀在案内，董秀才也无从受罪；一个是长乐县的知县，若不是他糊涂断案，董秀才不能犯了斩刑；岂不是他们二人成全的么？  
 方世一 (白) 虽然是他们二人成全，方能成就此事；若不是我……  
 申雪贞 (白) 官人，到底怎么样？  
 (方世一吐。)

申雪贞 (白) 既为夫妻，还有什么话不好说的呀！  
 方世一 (白) 这件事呀，你必得感激姚妈妈才是呀！  
 申雪贞 (白) 姚妈妈不过是做媒而已；若不是天赐良缘，她也是无从说合的！  
 方世一 (白) 你哪儿知道呀？姚妈妈跟我说：你长的好看，教我想主意把董秀才害死啦；要不是咱们能在一块吗？  
 申雪贞 (白) 啊，如此说来，姚妈妈是很有大功的呀！  
 方世一 (白) 若没有她，哪能到一块呀。  
 申雪贞 (白) 以后慢慢地报答于她才是。  
 方世一 (白) 你可记住：千万别忘了姚妈妈得啦！  
 (方世一脱上衣，躺床上，作鼾声。申雪贞听，唤方世一，方世一不应，申雪贞抽出青霜剑。)

申雪贞 (白) 官人！  
 (申雪贞指方世一。)

申雪贞 (白) 贼子呀，贼子。我丈夫受此惨刑，都是你一人陷害；今日我申雪贞，替夫报仇，将你碎尸万段；还要借重你的人头，祭告我夫，此刻就是你绝命之时了！  
 (申雪针刺方世一，方世一倒地滚，申雪贞刺杀。姚妈妈上，推门。)

姚妈妈 (白) 开门哪！  
 申雪贞 (白) 门外何人？  
 姚妈妈 (白) 姚妈妈，快开门哪，开门！  
 (申雪贞开门，姚妈妈进，申雪贞刺杀姚妈妈。)

申雪贞 (白) 待我写血书，不要连累旁人。  
 (申雪贞写血书。)

申雪贞 (白) 待我提了二贼子人头，去到我夫坟前便了。  
 (申雪贞割二人头。丫鬟甲上，申雪贞顺手刺杀，急下。四家丁同上。家丁甲惊。)

家丁甲 (白) 大爷与姚妈妈被人杀死！这是谁干的？  
 嘿！这有血书在此，定是新娘子所为！我等快快将她赶上啊！  
 (四家丁同下。)

## 【第十三场】

申雪贞 (内二黄导板) 青霜剑报冤仇贼把命丧，  
 (申雪贞上。)

申雪贞 (回龙) 捉人头到坟前去祭夫郎。  
 (二黄快三眼) 都只为狗奸贼将人冤枉，  
 又遇着糊涂官丧尽天良；  
 用非刑逼我夫写下招状，  
 最可叹我夫郎是懦弱书生，难受五刑，押禁在监，问成死罪，惨凄凄，黑暗暗，  
 撇下了娇妻幼子，死不瞑目，丧在云阳。  
 (四家丁同上，过场，同下。场上设坟台。)

申雪贞 (二黄原板) 到如今雪沉冤贼把命丧,  
姚毒妇也被我裂肚分肠;  
顾不得路奔波坟前而往,  
(二黄散板) 来共你泉台下地久天长。  
(白) 董郎, 我夫! 你在九泉之下, 无人陪伴; 为妻大事已毕, 就要与你、你、你,  
团聚一处!  
(二黄散板) 你虽然受惨刑魂归泉壤,  
为妻我雪冤仇剑吐光芒。

(四家丁同追上。)

四家丁 (同白) 凶犯在此, 快快将她拿下。  
申雪贞 (白) 贼子, 你们哪个大胆, 敢上前来!  
四家丁 (同白) 将你拿下, 与我家大爷报仇。  
申雪贞 (白) 住口! 想那方世一贪淫好色, 任意而为, 害得我们家败人亡; 今日将二贼杀死,  
报我全家之仇, 以解我心头之恨; 只是便宜了那长乐县的狗官, 他要在此,  
就是这一剑——将他杀死, 岂不快乐人也!  
董郎, 我夫!

(申雪贞自刎。四衙役引知县急上。)

知县 (白) 这是怎么啦?  
四衙役 (同白) 她已然自刎了。  
知县 (白) 哦, 已然自刎了! 那么她死的时候讲些什么呢?  
四家丁 (同白) 她也曾言: 长乐县狗官若是在此, 她也是这一剑将他刺死!  
知县 (白) 哎呀, 好险, 好险! 急速打道回衙。  
(知县下。四衙役、四家丁同下。)

(完)